

传奇女性系列丛书·柯兴文集

石 评 梅 传

风
流
才
女



传奇女性系列丛书
风流才女——

石评梅传

柯 兴 / 著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九·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流才女：石评梅传/柯兴著. — 北京：群众出版社，
1999

(传奇女性系列丛书：柯兴文集)
ISBN 7-5014-1895-0

I. 风… II. 柯… III. 传记小说：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0878 号

风流才女——石评梅传 (传奇女性系列丛书) 柯兴著

责任编辑：阎晓玲 韩 晋

封面设计：刘辉煌

技术设计：王焰华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 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8

印 刷：京安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350 千

插 页：6

印 张：15.5

版 次：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编 码：ISBN 7-5014-1895-0/I·767

印 数：5000 册

定 价：23.0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长篇传记文学。

石评梅和高君宇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著名的作家和革命活动家。他们的高风亮节、纯情俊逸，使他们共同走过了一段执着追求的路。他们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是千载难逢、万年少有的金坚玉洁的生死恋情，是他们用生命谱成的一曲震撼人心的爱情悲剧。高、石的爱情虽然像闪电、像彗星般迅逝，但它永远放射着凄艳动人、璀璨夺目的美丽光芒！

1986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光明日报将这部作品同步连播、连载以后，上百家的电台相继进行连播，许多报刊进行连载，1991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再次连播，均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北京陶然亭公园里“高石之墓”前的凭吊者陡然增多。以后，每当清明节这天，高石的墓畔总是拥满了前来扫墓的人，向当年红颜姣美的才女和翩翩多情的英雄致不尽的缅怀和哀悼。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情绵绵无绝期！

我和恩来同志对高君宇同志和石评梅女士的相爱非常仰慕，但他们没有实现结婚的愿望，却以君宇同志不幸逝世的悲剧告终，深表同情。

缅怀之思，至今犹存

——邓颖超

质本洁来还洁去
一抔净土掩风流

——摘自曹雪芹：《红楼梦》

新版代序

柯兴同志：

我化了整整四天的时间，读完您的佳作《风流才女石评梅传》，心弦为之震撼，情感难于平伏。这是一部好书，可惜我得到它太晚，读得太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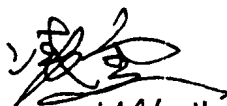
书的好处我不多说。这里给您提一点小意见，即是第32页关于阎锡山的一条注。

注文说：“阎锡山……组织牺牲报国同盟会，建立抗战决死队进行抗日……”这几句话，说的不全面。牺牲会和决死队是在华北危急，山西危急，甚至日寇铁蹄已经踏进山西，阎氏别无出路，只能与共产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势下出现的。而且，由于共产党的实际领导，共产党人自上而下的积极参与，牺盟会才成为山西动员千百万群众参加抗日游击战争的广大群众组织，决死队才成为与八路军并肩战斗的抗日新军。1938年夏秋起，阎氏的态度就逐渐向限共防共方向转变了，特别是1939年春夏间起，阎氏对蒋对日使节往来，接触频繁，散布妥协空气；而对牺盟、新军多方限制，终于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阎氏充当了先锋，发生了以新旧军武装冲突为标志的“十二月事变”（晋西事变），屠杀了大批牺盟会和新军干部。我的一位战友，共产党员，牺盟总

会领导人之一吕调元同志就是在这次事变中被捕，迫降不成，于1946年毒杀于太原监狱。事变中由于我党中央采取正确方针，争取阎留在了抗战阵营，保持了统战局面。以上说了许多，我只是希望在这本书再版的时候，对这条注多说上一两句话，还其历史的真实面目。当否？还请高裁。

顺致

敬礼！



1946.11.29

〔凌云系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部长〕

剑与火的礼赞

——《风流才女——石评梅传》初版序

朱述新

在北京游园览胜，陶然亭确也是个好去处。这里虽然没有颐和园的开阔，没有香山的绮丽，没有天坛的古雅，却自有它独特的风色景致。解放前，这里有的是残垣古庙，断碑荒坟，但也留下了文人骚客的吟唱，留下了革命先烈、志士仁人的足迹。解放后，经过设山拓水，广植花木，景象是迥异于往昔了。逢上良辰美景，从闹市区来到这里，真还有些“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的意境，令人不醉亦陶然！

初到陶然亭的有心之人、有识之士，十之八九是去拜谒“高、石之墓”，在那里肃然凭吊一番。高、石之墓，即高君宇、石评梅之墓，已经成为陶然亭公园的革命胜迹。

不用说在建党之初或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革命前辈们，只要了解一些中国现代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史的人，都会知道作为我们党早期杰出活动家的高君宇同志的名字，了解一些他的革命业绩。不用说参加过“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前辈文学家们，只要有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常识的人，也都会知道在“五四”运动之后，如同耀眼的明星一样升起的中国文坛上的女作家石评梅的名字，或者读过她的一些作品。而知道了高君宇，必是知道石评梅；知道石评梅，也必然知道高君宇。他们的名字是联在一起

的，他们的墓冢是葬在一起的，他们的革命事迹，文学成就，都将光荣地载入中国现代革命史和文学史上；而他们之间的忠贞不渝的爱情，他们在爱情上所表现的高尚品格和情操，他们生死相依的爱情佳话，也将在人们的心史上、口碑中流芳千古！

这里我想说，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长期以来，在我们的党史和现代革命史上，对高君宇同志记载得太少了；而在我们的版本不算太少的现代文学史上，对石评梅就写得更少了。至于他们之间的为人们所仰慕、所赞美的足以流芳百世的爱情佳话，至今还只是流传在人们口头上。

记得20多年前，我初来北京的时候。曾和一些同在大学读文科的同学一起，特地到陶然亭公园去拜谒高、石之墓。回来之后，学党史的查阅党史资料，学文学的查阅文学史料，学新闻的查阅报刊资料；总之，都想对高君宇同志和石评梅女士了解得更多一些。了解得愈多，去陶然亭公园凭吊高、石之墓的次数也就更勤。“文革”起来了，我们云散各地，听说高、石之墓竟然被毁，能不凄然、愤然！

好在，还有我们敬爱的好总理，我们敬爱的邓颖超同志，在那举国动乱艰危的情势下，不但尽心尽力地保护着生者，也在尽心尽力地维护着逝者，尽心尽力地安慰了高、石的在天之灵！

“文革”结束后的几年里，我曾同首都的文物工作者谈过在陶然亭重修高、石之墓的问题，他们都认为是应该的；近些年，我也曾同文学界乃至史学界的朋友们，谈起为高君宇、石评梅立传的事情，大家也都认为是应该的。如今，高、石之墓是已经重新修建于原址了；可是，高、石之传呢？我盼望着，企待着。

这几年，传记文学在我国蓬勃发展，许多优秀的、有价值的文学传记问世了；许多拙劣的、没有价值的（或者说只有商品价值的）也叫作“文学传记”的东西，也都摆在书店里、书摊上了；

而高、石的传记，还在我的盼望和企待中。

春节前一天，柯兴同志突然到我家来了。他喘息甫定，就打开了背来的一个大书包，掏出了厚厚几大本手稿，放到我的面前，——《风流才女——石评梅传》！我双眼顿时为之一亮。捧着这部沉甸甸的手稿，我的手有些发抖，心也有些发颤。我惊喜，兴奋，甚至感动了。我看着柯兴的那张典型的中年知识分子的憨厚的脸。啊，这个一贯只知勤奋笔耕而不事张扬的柯兴，他默默地写出来了——《风流才女——石评梅传》！

春节期间，除了忙一些必要的工作和接待来访的亲友外，我整个地沉浸到这部稿子中去了。看了一遍，又看第二遍。夜读通宵，不知东方之既白。看着看着，我时而兴奋，时而感慨，时而击节，时而扼腕，时而叹息而泪下！

作为文学传记，有两点是要具备的：一是真实性，二是文学性。以我所了解的柯兴的诚实、正直和凡事都要追根究底、务求真相的“学究气”，以他多年来从事戏剧创作和文学创作的功底和笔力，他在写作这部传记时，无疑是遵循并且体现了真实性、文学性的原则的。我认为，他写的这部传记最突出的特色是：倾注了满腔的感情，溢透着灼人的感情，以情动人，情动于衷。特别是主人公那些大段的内心独白，如泣诉，如呼号，如呐喊，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令人悲愤……那是多么动人、动心、动情的话语啊！

作者为石评梅立传，也为高君宇立传。前半部俩人双线写来，后半部写一人实写俩人。所以，读了这部传记，高、石俩人的形象都在读者心中活起来了。这是难能的。尤为可贵的是，作者笔下还出现了那么多栩栩如生的真实人物：孙中山、李大钊、鲁迅、周恩来、邓颖超、冯玉祥、邵飘萍、庐隐……。这些人物都自然地出现在与石评梅、高君宇相关联的事件和场合中，也出现在那

个伟大时代的宏伟背景中。我们看到，作家笔下，在细腻的描写中，也插进了似乎濡着血、燃着火写下的一桩桩重大历史事件：冯玉祥的“北京政变”，孙中山平定商团之乱，共产党领导“二七”大罢工，孙中山犯难北上到达北京，段祺瑞一伙制造的“三一八”惨案……这些段落，大大加重了传记的分量，也更有力地突出了人物。

此外，作者用白描手法，生动展现了当时山西小县城的风情，娘子关的风貌，旧北京的风致，陶然亭的风物，都是用心而得体的，使人读传记不惟如见其人，而且如入其境。

掩卷再思，思绪无穷。我低吟着高君宇同志的诗句：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诗句当是君宇和评梅俩人一生追求和精神的品格的写照。作者为评梅同时也为君宇立传，写照，该也是本着这剑与火的诗的立意与神采吧！

1986年2月28日凌晨于北京

〔朱述新系北京出版社社长〕

历史与艺术的高度融汇

——《风流才女——石评梅传》序

张 韧

一位青年评论家给我一份《北京晚报》，意思是让我看一看名作家柯兴的《师魂》以及它引用拙作的一段话。但我感兴趣的并不是当年评论《风流才女——石评梅传》的那段肤浅的文字，而是柯兴缅怀启蒙女教师的这篇情深味浓的很漂亮的散文，它道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规律性现象，即作家的审美情感与心理意蕴对创作的深刻影响，它每每给作品意象打上了区别于其他作家的独特烙印。我以为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突破与深化的标志之一就是：不仅强调文学是生活源泉的反映或表现，而且认识到文学是“感情艺术”，是“精神个体性”（别林斯基语）现象。正如勋伯格所云：“一件艺术品，只有当它把作者内心中激荡的感情传达给听众的时候，才能由此引起听众内心情感的激荡。”应该说，今日之作家大都注意在作品中充灌感情，可是为什么有的能够拨动读者情感的心弦，感人至深；有的却情飘意渺、矫情上浮而令人讨嫌呢？美学史告诉我们，中外文学拥有生命力的精品所灌注的情感不是那种虚泛、浮华的稍纵即逝的“情感”，而是生活阅历给予的、经历内心深刻体验与生命燃烧的真正感情，是烙有作家个性印痕的、具有审美性的情感。惟有“这一个”情感潜潜流动于作品之中，方会唱出一个真正文学家极为宝贵的“自己的声音”（屠格涅

夫语)。

长篇传记文学《风流才女——石评梅传》的主人公石评梅，我在北大读书时已知道她是“五四”时代名噪京都文坛的女诗人。她那凄婉清丽的诗篇，陶然亭公园里她与高君宇双双并立的白玉墓碑，唤起了我对她敬慕的感情、了解她生平事迹的愿望。然而，我查遍了当时几部现代文学史著，却没有找到她的名字。浩劫年代给我心灵留下了道道伤痕，而高石之墓惨遭的不幸便是其中之一。随着邓颖超同志《为题〈石评梅作品集〉书名后志》的发表，高石之墓重新回到印有他们生前足迹的陶然亭湖畔，我欣喜之中有一种朦胧的预感：“石评梅传”将在有识之士手中诞生，我六十年代初期的宿愿该是实现的时候了。

果然，作家柯兴同志描写石评梅的长篇传记文学《风流才女——石评梅传》问世了。我的这篇序文，自然是尊重友人嘱托而作，也是假此短文了却一份心愿，以表达我对石评梅的敬慕之情，和对当代文学第一本写她的传记作品的良好祝愿。

序这类文体，分为自序与他序。后一类，多是写于书的出版之前，评述作品和作者，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当好读者的向导。可是这篇小序却不是这样的，他写于《风流才女——石评梅传》问世之后，而且很少连载文学作品的《光明日报》居然将它连载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连播了两次，在读者中间赢得了广泛、热烈的反响。而且，作品已荣获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影电视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联合评选的首届“中国青年优秀图书奖”，以及首届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这时写这部作品的序文，它的使命就不再是一般性的作品与作者的评介，而是应该探索这部作品为什么得到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喜爱？它的成功奥秘究竟在哪里？

“五四”时代的才华洋溢的女诗人石评梅，以及她同革命先驱

者高君宇又是圣洁又是凄婉的爱情故事，知之者不能算少；到过陶然亭公园，瞻仰过高、石之墓的游客，何止千万？可是，我们要追寻的是，为什么独独柯兴写出石评梅传记文学《风流才女——石评梅传》？或者说，一些石评梅的小说及电视剧本之中，为什么他的作品最为激动读者呢？传记文学，顾名思义，它是传记与文学的合璧。所以，倘要踏入这座辉煌的宫殿，而且还要取得成功的话，在多种因素之中，我以为关键在于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其一，恰当的选择。选择读者所关注的（至少是读者有了解兴趣的）传记对象；其二，对传记对象的文学化、艺术化的水平。前者是史学，后者是美学。惟有历史与审美二者的高度融汇与融合，才会“取悦”和征服今日的鉴别力愈来愈高的读者。

从作品所选择的对象说，石评梅的二十六个春秋年华尽管太短促、太匆忙了，然而她的身世、诗才、悲剧的爱情与坎坷的命运，都带有凄婉、圣洁以至奇异的色彩，是人生旅程的历史不多见的现象。她的女高师同学、挚友庐隐说，石评梅的一生，是一部催人泪下的凄艳的长诗，是一部令人魂魄的哀婉的悲剧。是的，石评梅以其爱神、诗神、女神融然一体的人生，用她的生命火花蘸着泪水所写下的悲剧的长诗和长诗的悲剧，不仅仅属于“五四”时代的，对于今天的时代读者仍然具有“心向往之”的吸引力和启迪心扉的价值。石评梅生活的时代是大起大落、波翻浪涌的时代，从“五四”涌来的风暴到退潮；从北伐大革命的高潮到白色恐怖的革命低潮，在这先后两道巅峰与峡谷之中，中国知识界在剧烈地动荡和分化着。走上政治与文学舞台的知识女性，既有金戈铁马叱咤风云的社会革命活动家与革命文学家，也有落荒、退隐、沉沦以至滑向与历史背道而驰的人物。石评梅则属于另一世界的女性。现代的革命史与文学史，将大量的篇幅给予了站在时代的两个极端的人物，而像石评梅这一类型的则难得一席之地。

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风流才女——石评梅传》所选择的传记对象,别具慧眼,它没有趋时若鹜,没有参与当今热门题材的交战,它走的不是轻车熟路,而是开拓性地弥补了现代文学历史与现代人物传记的一个空白;又以其不同寻常的诗化笔墨,为石评梅的一生写了一首悲剧的长诗。

再从传记文学的第二个要素来考察,即这部作品的传记与文学结合得怎样呢?传记文学在我国有着悠久而光辉的传统。这传统的首要特点是不虚美,不隐恶,直书实录。唐人刘知几的《史通·惑经》篇说:“良史要以实录直书为贵”,要做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出”。这是就史家的史书、史传而言的。传记文学,特别是传记小说,既然不单单是史传,不是人物与事件的原型复制,而是作家在特定创作动因与审美理想的追求之中的文学化的传记,当然应该允许,实际上也无法免除某种想象和虚构,但其主要人物的经历际遇,主要的情节事件,无疑是应该遵循实录直书的原则。

我认为,柯兴是坚持了秉持公心的历史家与严格现实主义文学家的双重准则为石评梅写传的。虽然由于作者对石评梅倾注了敬慕的深情,对人物的生活细节和心理活动的某些描述,难免流露出些许理想化与理念设计的痕迹,但人物的主要关节与情节事件,作者做了大量的钩沉史实,去芜存精的工作,其言之凿凿,落笔有辉,是经得起推敲的。不仅仅对人物,即使对历史事件的描述也是一丝不苟的,连石评梅和师生一起到前门火车站迎接北上的孙中山大总统那一天的天气形势,他也查阅了鲁迅先生当天的日记、当时身为京畿总司令的鹿钟麟的回忆录等资料。这样,不仅仅翔实准确地写出当日大风、灰暗的氛围中,反倒烘托出石评梅与群众对孙中山先生的崇敬与热烈的情绪。类似的历史性场景,作品不止一处。又如长辛店工人参加震撼中外的京汉铁路大罢工,

女师大学潮与“三·一八”惨案，都写得有声有色。而且，随着历史场景的演变，作品一幕幕地呈现了当时北方区党委负责人，北京市第一任团委书记高君字的形象，呈现了他和石评梅相敬相爱而又终成悲剧的动人情景。所以说《风流才女——石评梅传》是石评梅一人的传记，也是她和高君字的双传。历史的场景不是人物传记的附加物，惟有历史与个人相溶解，绘出历史的广度，才能够有力地揭示出人物的思想和性格的深度。

传记文学所要求的真实，不但是史料的真实，而且要以真情表述人物历史的真实。不虚情、不矫情，而是要真情。从这个角度说，传记文学最困难的还不是史实的真实（因为它毕竟是史料的钩稽和考订方面的工作），而是如何准确、深刻地传出人物的真情，即揭示传记对象的性格、心理和举止言行的风貌。这都是史料所不能简单记述和表达的，它需要作者的敏锐度和艺术的把握，把握人们难以窥见的、隐秘于灵魂最深层次的东西。但我认为，《风流才女——石评梅传》从总体说把握了石评梅的矛盾心理。她是在“五四”浪潮中勇敢地告别山西乡野的家门，冲出“娘子关”，步入了当时革命漩涡的学堂和文坛的。她是强者，但又是弱者，既有浩然之气，卓然自立，假诗神之双翼，凌霄而上，但又是一个不能洗涤自己生命染上的颜色，重感情而又沉溺于感情，没有勇气完全冲破心造的罗网的女性。正因为作者把握住石评梅的矛盾中心点，所以，无论是对于她的人生与诗学，还是对她爱情的波折与不幸，作品鞭辟入理，相当真实而有深度地展示了她的复杂而微妙的心灵世界。石评梅对于读者，不仅仅是语言构造的形象，而且是有血有肉有情的形神兼备、声情并茂的“风流才女”。

在描述石评梅的真情方面，她与吴天放的情感纠葛与绝别是容易理解的，与高君字的双双钟情和那种保持距离的冰雪情爱，也